

捨不得 讓你走



文／癌症資源中心
心理腫瘤服務個案管理師
鄭婉云

醫院提供的心理腫瘤服務，並非只協助病人，家屬也是服務對象之一。但是我認為「服務」二字不足以詮釋其功能，最好的名詞應是「催化」，也就是像「潤滑劑」一樣，讓病人及家屬說出彼此的心聲。

他放下了，她放不下

有一位58歲的肝癌病患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，太太幫他填寫「困擾溫度計」，分數5分（生活調適上顯然有困擾），造成其困擾的原因，幾乎都與身體健康有關。他的太太心思極為細膩，只要發現他有輕微不適就很焦慮，病人本身則一派輕鬆，反而像住飯店一樣，手托著頭，蹺著二郎腿，感覺很悠哉。

有時候在訪談時，我會請家屬先離開，但因這位病人的太太彷彿熱鍋上螞蟻般的焦慮，我直覺應該一起談

談。也因為困擾溫度計是太太代填的，而且都是身體問題，所以我要再度向病患確認他的困擾所在。（心理腫瘤服務不涉及醫療及告知病情，即使病人探問，我都會請他們直接問主治醫師，如果病人不敢問或者怕忘記，就請他們寫下來，或者由我婉轉地告知醫生，做為病人與醫師溝通的橋梁。）

病人說：「啊！沒那麼高啦！又不是第一次做化療，身體上的不舒服已經適應了。」

我問：「如果重新評估，你會打幾分？」

他說：「說完全沒困擾是騙人的，所以是2分（生活安排與生活品質良好，或影響不大）而已啦！」

但是，我並沒有因為降到2分而離開，既然他太太填5分，其中可能有她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內，於是我問：「我能坐下來跟你們夫妻談談嗎？」

他說：「好啊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什麼時候提供這樣的服務？應該開導的是我太太，我叫她不要擔心，但她總是放不下。我已經放下了，遺言交代完了，孩子也出社會了，沒有擔心的事」。

這時候他太太眼眶泛紅，淚水湧出，我過去抱著她，她對我說：「我先生呵護了我30年，還沒發病的時候，我什麼都不會，連使用提款機也不會，更何況去銀行，我是生活白癡。剛開始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，除了哭，還是哭，眼淚像水龍頭一樣，流個不停，我恐慌了。老公是我的全部重心，如今他倒下了，卻反過來安慰我，要我不用擔心，這讓我更心痛」。

病人講了很多人生道理，但是我知道這位太太並沒有聽進去。雖然我沒講什麼話，但這是我有史以來花了最多時間的個案，我在病房待了90分鐘，而且已經過了下班時間，卻什麼都沒有做，只是靜靜地聽病人說話。照理講，他偏離了主題，我應該試圖把他拉回來，但這不是諮商室，況且我直覺如果不讓他講完會留下遺憾。然而，他一講到身後事，他太太好不容易稍微平復的心情又亂了。

我問她：「妳想對妳先生說什麼？」

她對著病人說：「你不是答應過要帶我出國去玩嗎？你不是立下許多計畫嗎？你不是說過要比我晚走嗎？怎麼這一切的一切都跳票了！你還我…你還我！我要你履行承諾！」她沒有痛哭失聲，但是用衛生紙掩住眼睛，不讓眼淚留下來。我回過頭去看病人的反應，他還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。於是，我「沈默」，讓彼此「沉澱」。

淚已流乾，只能放手

後來，再一次見到這位病人是1個月以後，我走進病房，沒有拉開簾子，先觀察這對夫妻的互動。我看到病人時，傻眼了，再看看他太太，也因為她憔悴的臉龐而呆住。我走了進去，病人全身黃疸，瘦得皮包骨，一直嗜睡，已不見當日的瀟灑。他太太雙眼無神，見到我，說了謝謝，並說：「這一關是過不去了。」

因為困擾溫度計上有「靈性」這一塊，所以我問她：「有宗教信仰嗎？」她說：「佛教。」

我問：「妳對佛教的定義是？」

她說：「我希望他好走，我不想積極治療，我眼淚已經流乾了。這不是死心，而是祝福。」她從不甘願到接受，我明白這個月她對靈性做了很大的功課。

第1次來探訪時，我故意不打斷病人的談話，因為我知道他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，當時我也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每當探訪結束，我總會一邊看困擾溫度計一邊走，點點滴滴都在心頭。🕯

